

竹雲題跋



Z121

60068

1
1612 竹

雲

題

跋

錢王澍人龍訂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竹雲題跋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一毫米 二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胥云題跋

此據海山仙館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竹雲題跋序

金石文字流傳最爲奧蹟而考評題識雅不在多顧非好古而能察書者鮮克與焉康熙間翰林金壇王君竹雲工八灑酷嗜前賢遺墨所得金石刻一一鉤稽真贗手題掌錄必研審再三而後著於篇往予見竹雲京邸圖史左右其積帙至梁相間者率古灑書也旣同館相善每退直過從見竹雲昕夕丹鉛辨析病苗髮不少置則進規曰子欲爲張仲揚柯丹邱其人耶竹雲笑謝予曰人各有癖樂此不爲疲也竹雲歿數十年人稍稍知愛其手蹟并其題跋而裒集之者不一家家壽泉得而刻之凡四卷同里楊子竹坡復得其續成十卷校梓以傳抑顧寧人所謂同此好者繼而錄之者非歟昔孫莘老守吳興納羅僵仆斷斂於荒坡野艸之間莫不甄錄其墨妙亭石刻大半載王象之碑目而劉原父在長安其地多古盤敦鏡顚尊彝之屬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致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予嘗惜吾鄉曹倦圃先生聚法書數十年自大禹岣嵝碑以下凡八百七十餘卷自爲表示後迄今散佚不傳一字曩曾舉似竹雲竹雲顧不少懈使其得孫劉覽古之地輯而識之吾知其所得必有與歐趙諸人相韻頌者而豈僅此一刻再刻已也樂順居士錢陳羣時年八十有九

竹雲題跋序

竹雲題跋者，虛舟王先生評隲其所臨摹碑帖以成書，而苕溪錢君壽泉爲之鋟板以行世者也。虛舟以工書名海內，故能鉤元抉奧，窺見古人精神之所寄，而其辨證史家之闕謬，其用心又同於趙德父金石錄，仿歐陽集古之遺意而爲之，故壽泉尤愛重梓以廣其傳。夫以虛舟好古力學，而所著止此，或疑其書不備，然如曾子固亦作金石錄五百卷，而元豐類稿所載金石跋尾僅存十五條，則不必以未備之書爲不足傳，亦在善學者之取資已耳。昔晦菴朱子少好古金石文，自恨家貧，不多得出先世所遺，益以己所搜，不過數十種，爲橫軸懸之壁，凡循行臥起，恆不去目以爲樂。以壽泉之力，加以好之篤而求之勤，雖去古日遠，其所積不能如歐陽氏、趙氏、曾氏之多，然亦可繼虛舟著一編，以自志其學古之所獲。第壽泉以賢公子蘊經世學，將膺百里之任，凡士有一材一藝，可引爲居官長民之助者，吾知壽泉之愛重當必進。於是而士之樂見收於壽泉者，必多奇偉特達之材，此其意。予見魏叔子序曹氏金石表，而移以遺壽泉，倘亦壽泉之所不鄙也夫。

乾隆丁亥八月，長洲沈德潛時年九十有五。

竹雲題跋目次

卷一

比干墓銅盤銘

延陵季子墓題字

西漢五鳳題字

西嶽華山廟碑

鍾太傅薦季直表

魏鍾繇調元表

皇象急就章

王右軍黃庭經

曹娥碑別木

定武真本

國學本

玉枕本

比干墓題字

秦詛楚文

婁壽碑

曹全碑

鍾繇賀捷表

吳天璽紀功碑

王右軍樂毅論

王右軍曹娥碑

蘭亭二十種

東陽本

上黨本

賈秋壑玉枕本

南宋重刻定武本

以上八種歐陽派

趙與興臨本

頴上本

洛陽宮本

米氏袖珍本

張界奴本

斐文本

良常于氏藏本

神龍本

宋高宗臨本

米元章臨本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慈谿姜氏本

開皇本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以上一種附見

定武蘭亭

頴上蘭亭

宋搨蘭亭九字損本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集聖教字蘭亭

卷二

王右軍十七帖

唐僧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

王右軍裹鮋帖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索靖月儀章

梁瘞鶴銘圖

卷三

歐陽率更醴泉銘

歐陽蘭臺道因法師碑

褚摹蘭亭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文皇哀冊

魏栖梧善才寺碑

王右軍王略帖

王大令快雪帖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王大令桓山殘碑

楊義和內景經

瘞鶴銘考

唐朝散大夫陸東之書

唐孫思邈書

李懷琳仿絕交書

唐碧落碑

張九齡告

李陽冰謙卦

李陽冰慧山聽松二篆字

唐經生書靈飛經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卷四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顏魯公送劉太冲敘

顏魯公乞米帖

唐蕭瑀書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孫過庭書譜

唐狄仁傑書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李陽冰繪雲城皇廟碑

李陽冰殘字

唐明皇紀泰山銘

汝帖唐初四家

顏魯公中興頌

顏魯公送蔡明遠敘

顏魯公乍奉辭帖

顏魯公與李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顏魯公劉中使帖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顏魯公奉命帖

懷素帖

唐李紳告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米臨蘭亭

米元章獨素真蹟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十種千文

篆書第一

隸書第三

楷書第五

行書第七

顏魯公論坐書稿

顏魯公告伯父稿

卞氏所收僞魯公帖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唐李商隱書月賦

宋高宗臨蘭亭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祝京兆書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竹雲題跋卷一

金壇王澍虛舟著
苕上錢人龍壽泉訂

比干墓銅盤銘

尚書云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卽武王所封或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畊地得銅盤徑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篆法奇古遂以爲墓在偃師且據以爲周武王封比干之銘三代文字古奧今此銘殊直遂決知非武王語又其文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彼此互異究竟不可識別雖有博雅君子可據何者是歟余以其字特古聊復精摹以存其舊

比干墓題字

比干墓題字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石斷闕止存其四而墓字復不完世傳以爲孔子書按隸始於秦孔子時不應有隸書故秦觀以爲是唐人筆恐意此四字筆力峭古唐人所不能及當是秦漢時書古人云買王得羊吾願已足卽非孔子猶得秦漢較之三代彝鼎爲孰重歟

延陵季子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世傳以爲孔子書故淵明季札贊有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之語張燕公謝碑額表亦云孔篆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據此則此十字信爲孔子書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后變化信不誣也但淳化所收字小而延陵石刻極大一書而大小不同如此故歐陽公謂孔子未嘗至吳此十字必非孔子作然篆法敦古卽非孔子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書淳化所載一十二字乃後人因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書決矣張司直云舊碑湮滅元宗命殷仲容摹搨今此碑正仲容所摹余稍加收束令就吾尺幅取便裝冊若其字勢固不敢分毫增減也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內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按十字碑唐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大歷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證閣帖刻于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取此碑則可謂此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十有二字此誤以謂十三本不足置辨聊復書之以當一笑

秦訊楚文

訊楚文世有三石董廣川云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醜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此其祀巫咸文也歲久刊剥廣川氏據舊本補完之余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詔本與絳汝二帖所刻校勘毫髮不異因據文氏本摹之筆法簡古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

書歟。

西漢五鳳題字

金開州刺史高德裔題記云。明昌四年。詔脩孔聖廟。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有文。曰五鳳二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三十四年者。餘孫孝王時也。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三字耳。隸法樸古。真無上太古。此書中之落月晨星也。

按德裔題記以此書爲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鳳二年。博一塊。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博埴之歲月。則又以爲博。又其書極古質。今雖模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爲篆。皆不可曉。豈竹垞得之傳聞故誤乎。然篆隸之不同。較然可辨。而亦誤稱何也。他日有曲阜人來。爲博爲石。當執而問之。

婁壽碑

漢婁元考碑。宋時在光化軍乾德縣。歐陽公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以墓在穀城界中。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光化今爲湖廣襄陽府。不知元考此碑亡自何時。隸釋云。題額有元儒婁先生碑六篆字。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漫滅者四人。余在京時。從何義門先生借摹正文一本。額與碑陰均未見也。前人論隸書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自谷口出而漢法大壞。不可不急以此種救之。

碑在漢隸中爲方整。與韓仁銘正相似。蓋已開唐隸之先。特出唐人手時。結構更精密耳。

西嶽華山廟碑

碑以嘉靖二十四年地震毀去。世間傳本甚少。曩在京師從商邱宋蘭暉檢討齋頭得睹漢堂家宰所藏宋本。卽王徵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者。文甚完好。唯末行闕一兩字耳。蘭暉藏古甚富。有皆以事實於人此碑獨愛惜之。弗忍去。余欲從蘭暉借臨。靳弗肯。去年秋客廣陵。西唐高山人雙鈞一本遺余。余得之喜。遂精意摹此本。徐浩古蹟記以碑爲蔡中郎書。漢碑多不載書者名氏。徐浩之語必有據依。或可信也。碑末卽遺書佐郭香察書款。世遂以爲郭香察書。顧天山云。蓋一人市其石。一人察其書。乃察蒞他人之書。非郭香書之也。然愚意郭香書佐耳。何敢察蒞中郎之書。所云察。猶今所云校書。按當作所云察書。猶今所云校書。當時緣是中郎書特矜重。故於刻時更遣一人校勘其合否耳。以其矜重。故載此款。并勒石始末。承據諸人名氏盡載之。漢碑所未有也。朱竹垞先生稱此爲漢隸第一。此可信矣。

曹全碑

曹全碑出自萬歷間。今在西安府郃陽縣。蓋全爲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爲刻石紀功者也。余在京師時得初斷本五。以其四分餉友朋而獨存其一。正文完好無闕。唯碑陰闕一兩字耳。碑陰凡五十七人。顧蒼漢碑目僅稱五十六人。當由處士歧茂標列碑陰上方。揭本偶未之及。故僅以爲五十六耳。

漢隸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壽是也。一種清瘦。曹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已亡。獨曹全完好無闕。三碑既足概漢隸。又皆漢碑所絕少。故余所臨止此三碑也。

鄭汝器隸書絕有名於時。要只學得曹全一碑耳。世人耳食見汝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涉方整便目以

爲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隸法體貌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沉痛爲本。筆力沉痛之極。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盡而清虛來。乃能超脫。故學曹全者。正當以沉痛求之。不能沉痛。但取描頭畫角。未有能爲曹全者也。汝器作書多以弱毫描其形貌。其於曹全亦但得其皮毛耳。僕嘗說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出。蓋古人作書必有原本。曹全碑者。褚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有一筆不似曹全碑否。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一畫。定有據依。方知下筆之不可草草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太傅薦季直表。自唐以來未之有聞。宋時博雅好古如黃伯思。亦未之及。至元九年分湖陸行直始得之。屬鄭明德袁仲長爲之題記。至明宏正間題句塗塗。於是薦季直表遂爲無上太古第一名跡矣。嘉靖時歸錫山華氏刻真賞齋帖中。後爲大吏脅取。以獻分宜嚴相國。嚴敗沒入內廷。後復轉落人間。爲王弇州所得。反復轉徙。至康熙中入真定梁相國手。雍正三年雙峰年太保入覲。遠過真定。此卷遂歸于年。未幾年敗。又沒入矣。老友蔣拙存在秦中。得見真蹟。精摹以南。自喜爲平生第一希遇。余未之見。僅從真賞齋本摹取之。復以未當意毀去。今更精摹。此本似略得太傅主意。太傅賀捷表幽深變化。奇絕一世。此表在賀捷表後。益更精微。益更淡古。蓋其晚年融釋脫落。渣滓盡去。清虛真味有如此也。祝京兆指爲焦季直。直誤認侯字耳。不足一笑也。

按魏志。武帝建安四年遣劉備追袁紹備至郿。遂殺徐州刺史舉兵屯沛。五年春。曹公自將東征。備破之。

表所謂王師破賊關東者是也。武帝凡三改元。惟建安歷二十五年。帝之征備在五年。故云建安之初也。八月袁紹進臨官渡。曹公與紹連月相拒。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糧者却十五日爲女破紹。不復勞女矣。表所謂三軍餉餉。朝不及夕者是也。公之破紹在延津、官渡之間。然皆在許之東。又因東征備轉戰而北。故略而言曰破賊關東也。志不稱運糧人者。當由書法所不暇及。如表所稱。當卽季直也。後銜稱司徒東武亭侯。按鍾繇傳。繇以說崔、汜等功。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尋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曹公征關中。得繇爲資。表爲前軍師。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卽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終授不兩朝。繇未嘗爲司徒。疑不能明也。史書往往多誤失實。此或史誤。亦未可定。

鍾繇賀捷表

唐摹鍾太傅賀捷表。後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題署。袁昂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一正一偏。脫然畦逕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類。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鍾繇意未除。此又鍾書之最近隸者。歐陽公集古錄謂表稱戎路兼行。履險冒寒。曹公以建安二十四年冬。軍于靡陂。曹仁、徐晃破羽後。未嘗出履險冒寒之語。可疑。表又稱關羽已被矢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吳兵斬於涅。與此帖不同。按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操本欲十月還洛。以權乞討羽。遂至正月乃還。表所謂履險冒寒者是也。是年閏十月。曹仁、徐晃破羽。走之。